

濃郁的師生誼與姊妹情

周芬伶著《蘭花辭》讀後



蘭花辭：物與詞的狂想
周芬伶著/九歌/9905
238頁/21公分/250元/平裝
ISBN 9789574446841/855

陳徵毅 ◎ 實踐大學博雅學部兼任副教授

子已然大為轉弱，好的散文不能強求只能等待。

在《汝色》之後隔了八年才出本書，自認接續《汝色》之精神而更恣肆，她坦承在文字崩解之今日，書寫已難登峰造極驚動八荒了。

全書分為「文字賊」和「敗物者」二輯，前者包括〈蘭花辭〉等17篇，多為一氣呵成的新稿，後者包括〈樂遊園〉等19篇，多為未成書的新稿加舊稿再整編，雖兵分二路，然一重一輕一悲一喜，很能表現出她的多角性格，不致太沉重而又有些變化。

✧ 引 言

近年以來，臺灣的女作家跨越文壇與杏壇而卓然有成者不乏其人，早期有孟瑤（興大）、張秀亞（輔大）、趙錦華（嘉師）、尹蘊華（中師）、繼為趙淑敏（輔大、東吳）、蕭麗華（臺大）、李宜涯（中原）、張曼娟（東吳）、仇小屏（成大）、陳麗桂（臺師大）、陳佳君（北教大）、陳碧月、陸蓉之（實大）、謝佩芯（中原）及今年出版《蘭花辭》的周芬伶，她是臺灣屏東人，年逾半百，出身國立政治大學中文系，為筆者中師校友簡宗梧的得意門生，後入東海大學中文研究所深造，取得碩士學位，跨足多種藝術創作形式，以散文集《花房之歌》榮獲中山文藝獎，作品被選入國、高中課本及多種文選，並曾被拍為電視連續劇。

迄今為止，已出版過《閣樓上的女子》等散文集7本，《妹妹向左轉》等小說4本，少年小說《醜醜》等3本。她自稱創作散文從小品文、詩化散文走向文化散文，文學的因

✧ 本書特色

1. 匠心獨運

周芬伶說：「我的書寫是本能是呼吸無法解釋」，從她的創作中可發現她的語言實驗及題材探索上其實深具叛逆且具當代性，與古典抒情的散文主流背道而馳，尤其是《蘭花辭》，更是她在語言探索之路上的一大轉變，自覺她的文章比她本人來得勇敢，內向的她婚後才開始叛逆，看什麼都不順眼，想控訴不公不義，正如日人廚村白川所謂：「文藝是苦悶的象徵」，她曾將女政治犯的故事寫下口述歷史《憤怒的白鴿》，並成立十三月戲劇場，多方面接觸原住民及弱



勢團體。本書分為二輯，上輯細寫各種生活週遭人物的內心世界和外貌；下輯對愛物、戀物、敗物的心理轉折做精采描述，寫活了物品的生命和光彩。

2. 突破窠臼

她自稱年過五十該有的都有了，連兒子也回到身邊，人生再無缺憾，本書是承接八年前《汝色》的代表之作，中間都是輕鬆的文集，與眾不同的是，在語言的使用上，她大量使用粗魯直截的當代慣用語，但又總讓這些語言產生某種美感與節奏，她在題材上勇於探索當代生活推進至破碎支離的情境，她寫親情、慾望、時尚與戀物，她認為散文是語言的櫥窗，傳統典雅的散文語言已不足以表達現代的處境，所以她必須用一種陌生的、支離破碎的語言，來表達現代人的矛盾與錯位。

3. 絳帳誼深

大學是社會化機構之一，是學生啓蒙（enlightenment）與除魅（disenchantment）的歷程，是人際成長的好地方。師生情緣巧心化育猶如家庭母子關係的延伸，在鼓勵中長大的學生，他滿懷信心；在安全中長大的學生，他有信賴感；在讚美中長大的學生，他懂得感激。

教師的角色在於傳道、授業、解惑，由於社會多元化，不僅要做言教的經師，更要做身教、境教、制教的人師。亦即作之師、作之親、作之友。

學生吐露真心話立意尚佳，惟言詞稍嫌過火，一般而言，對於情慾及生理反應問題大都點到為止適可而止，老師面對這類學生，可採顧左右而言他的方式處理，也可做

效西洋影片「茶與同情」（Tea and sympathy）片中黛博拉寇兒的作法，大一生暗戀師母，經常找藉口，連縫衣服也去找她，在糾纏不清之餘，她介紹名著給學生讀，也就逐漸化解尷尬場面。

先賢教人要重視人格薰染，教人懲忿窒欲，仍以修己接物為體要，博學審問為第二步之事。不過周氏師生了無隔閡，實為當今大學裡的少數。

4. 姊妹情深

俗語說：「疾風知勁草，板蕩識忠貞」，姊妹之間則患難始見真情。周芬伶有個妹妹罹患癌症正要接受化療，在化療之前，她帶妹妹赴史博館散心，參觀漢陽陵展，各花250元，只看20分鐘，妹妹說重要的沒來，原來乃妹是收藏家，二十幾歲就收到一宋影青刻花碗，價值不菲。

周老師擔心妹妹打完針後外貌會改變，頭髮會掉，花不再香鳥不再語。聽妹妹嘆曰：「沒想到我已在死亡列車中」，她迅即回答：「我們都在死亡列車中」，有人說世上人都在找死、等死、想死之中，參觀古墓帝陵也等於是死亡藝術展。歸途中，兩人最懷念漢俑的微笑，覺其永不疲倦，令人忘憂忘死，足以跨越萬年。

周芬伶為邀其妹到宿舍養病，加緊整修宿舍，妹妹怕打擾姊姊藉故爽約，彼此設身處地亦令人動容。

✻ 指 瑕

1. 粗話應予剔除

無巧不巧的是，最近連看三本書，一為《李敖回憶錄》，一為駱以軍得獎作——《西夏旅館》，都出現或多或少的粗話，前

二本皆為二三十萬言巨著，出現三四處，而本書約為十萬言，篇幅最小，粗話出現多達五、六處，比率最高。記得某年偕同畫家張靄維赴淡水河邊寫生，左側原有一堆垃圾，畫成之後竟不見了，張姝說畫畫不必照原形呈現，為求美觀必須加以淨化，散文寫作亦然，儘管大學生說粗話已成口頭禪，身為師長出之文字應予修飾，如XXX中文系可改為惱人的中文系，而非照單全收，因負有教化使命，務必禁絕粗話的出現方為得計。

2. 怪詞頻見

追隨流行貼近青少年，以期同聲相契，同氣相求，但某些約定俗成的詞句不宜輕易更動，昔人說翻譯有信達雅三原則，散文則應求雅健實，比如「文字賊」，又沒做偷雞摸狗之事，為何取名為「賊」，何其不雅，建議改為文字緣，至於「敗物者」也不甚高雅，建議改為「戀物情痴」，比如LV包今天不買下就寢食難安，另外白艷、女倫、男忍都有違修辭的原則，建議周老師學當李清照，莫學當倉頡。

3. 對驟逝的教授大名可予拈出

東海大學是個用人唯才的學府，軍人出身的徐復觀和數學系出身的趙滋藩都可出任中文系主任，不意趙竟猝然而逝，書中曾約略提及卻未拈出大名，七年級的學生必然認不得他，既受益於趙氏略加揄揚又有何妨。

4. 偶見文意不明之處，可再深入說明

書中提到張愛玲小說《金鎖記》女主角曹七巧是個腐女，究為何許人言有待推敲，她是不給自己快樂，也不給子女快樂之人，嫁給官宦人家的二少爺，又與小叔姜季澤

偷情，人財兩失。七巧的兒女都在她的專制淫威下長大，兒子長白是個弱者，完全受其支配，他沒有好好上過學，很早就養成大少爺的惡習，他開始逛窯子時，七巧就給他娶一房媳婦，卻又向兒子百般挖苦，使他不能和妻子同房，還幫兒子討一姨太太，使媳婦日子更不好過。至於女兒長安，也與她起衝突，長安上過學，可是七巧不斷羞辱她，使其沒臉去見師長同學，最後只好輟學，但她是靈敏的孩子，在七巧在世之日，她都能保護自己。七巧也想把長安嫁到好人家，但七巧惡名四播，長安又姿色平庸，好人家是不要這樣一房媳婦的，家境較差的人家，七巧總疑心他們有貪財的企圖，也不予考慮。甚至後來長安也吸鴉片，脾氣同七巧一樣惡劣。

周老師在書中提到俳句（誤植為俳句），這是日本人在明朝向中國學去的作詩法，總共十七字，又名十七字詩，其格式為五七五式，每句皆須押韻，平聲，如「訪勝復尋幽，瑟瑟西風卻煩憂，杜詩眾歌謳」。中國的十七字詩則為五五五二式，一二四句押韻平聲，稱為三句半，如「頭上花巾包，兩手齊插腰，口銜金箍棒，招搖。」

書中提到日本小說家太宰治，也有補充之必要，本名津島修治，二次大戰結束之際即已嶄露頭角，其作品格調陰鬱，但有時也以近乎鬧劇的幽默著稱，第一部小說集《晚年》（1936）顯示各種風格，題材多樣化，才華橫溢，不幸於1948年自殺。

本書亦提到日本名服裝設計師——三宅一生，此君在臺擁有一些粉絲，藝人胡茵夢即為其長期客戶。他是亞洲第一個登上《時代》雜誌封面的服設師，作品為一條鵝黃色裙子，色彩鮮豔，款式動人。



✿ 補 遺

書中提到她的兒子八年內疏遠她、躲避她，有幾年還失聯，這就涉及青少年出走問題。

學者指出，離家出走是青少年在絕望中的哭泣，藉以喚起成人的注意。有些因在家中飽受干擾而煩惱萬分，有時雙親的爭執常因孩子而引起。如他漫不經心弄髒房子，他的燈熄得太晚，他的懶惰成性，讀書不用功等。有個孩子原本留長髮受父親指責，他便一聲不響地剪短，誰知到了黃昏又受到母親責罵，他憤而出走。

出走的青少年只有一半被公佈，尚有一半無人聞問，都市裡的青年離家出走大都到郊區去，一位警官說：「我不相信父母會把孩子出走的情事據實相告。雙親通常不會把警局當作第一個求救之處。平常我們總是最後一個請求援助的對象。」

專家們說：大多數的出走事件，是出走之人一種逃避的舉措，他們並不憂慮走到某處會有若何意外情事發生，每年離家出走成千上萬青少年，從未想到當他離家之後，如何置身於此一險象環生危機四伏的世界中去求生存，他們之中有些人說：「我要去找工作」，臺北東區有個輔導員說：「他們毫無一技之長，僅受過幾年教育，對於今日的職場一無所知」，他們沒有足夠金錢用以維持起碼生活，只能利用各大超市展示食物及試吃品，得以勉強度日，萬沒料到一日三餐並沒想像中那樣容易。

中等家庭的出走事件可稱為「社會的自

殺」，然而他並不想死，當他們發現困惑之時逐漸樂於回家，而後俟機再度出走。

當你鍾愛之人，突然不見蹤影，你必須聯想到許多事物，如衣服、銀行存摺、身分證、支票簿，你必定會掛慮他是否挨餓，是否露宿街頭，你要表達愛心充分了解他，才能協助他重建美滿家庭。

✿ 結 語

有人說周芬伶是閩秀派的傳人，其實大謬不然，她性喜縱情恣肆，直言無隱，應屬野生派（野地求生），又喜衡情度理，善於譬喻（如謂畜牲多於人），可歸之於說理派。而下筆如行雲流水猶如天馬行空，亦可歸入天馬派。據悉她的寫作之路極為坎坷，自第一本散文集《絕美》出版之後，因傳統散文家強調美善及溫柔敦厚，而她一再觸及性別情慾，站在禁忌與邊緣的角落，《蘭花辭》一書又因部分篇章用詞太露骨而被大陸雜誌禁止刊登。

她在寫作上也犯了大醇小疵的毛病，比如第39和42頁明明是引自屈原楚辭中的片斷，卻不註明出處，最近已有人在報端為文指出，引文不註明出處形同抄襲，值得警惕。據聞周老師因太執著於寫作，以致影響婚姻與家庭，使我聯想到已故友人張木養，他出身國立成功大學建築系，卻雅好書畫、小提琴，婚後不久即熱衷蒐集原住民文物，一去一二個月杳如黃鶴，乃妻只好宣告仳離，周張二人的境遇可謂同病相憐，也可說是如出一轍，走筆至此，不由得擲筆三嘆。